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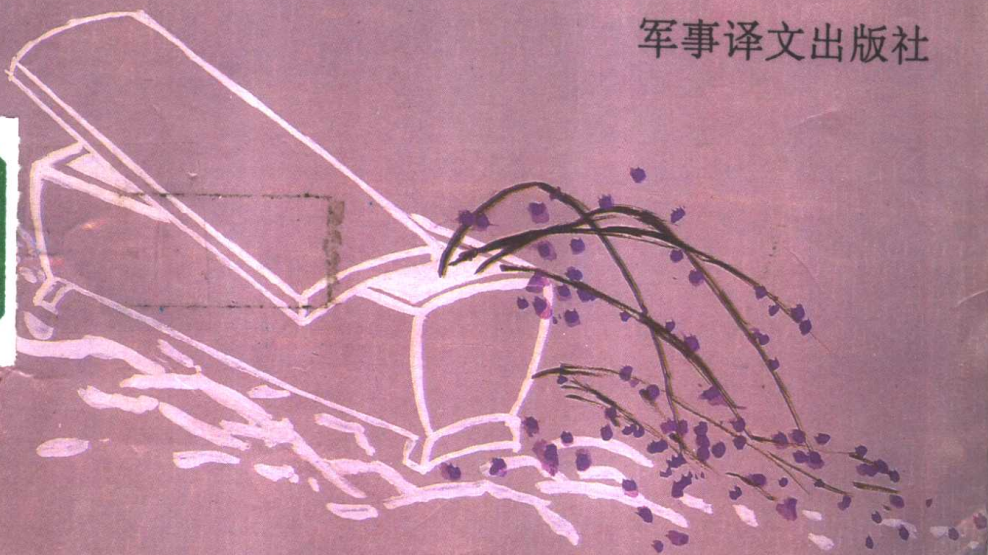


〔日〕山村美纱 著

徐 斌 译

灵柩中的紫藤花

军事译文出版社



灵柩中的紫藤花

〔日〕 山村美纱 著
徐斌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四月

(京) 新登字: 121号

灵柩中的紫藤花

【日】 山村美纱 著

徐斌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

邮政编码: 10001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2 字数: 136 千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27-201-X/1·68

定价: 3.10元

出版说明

一位三十几岁的女人野上藤子在紫藤花下认识了一个叫片山二郎的男人并且爱上了他。在两人决定结婚后，藤子发现片山是个有妻室的人，在结婚仪式的前一星期，藤子不明不白地死去，片山因此进了监狱。一年后，片山在临死前交给律师一面小镜子，让他将镜子埋在平等院藤萝棚架最南端的藤树底下。结果律师发现了一个秘密……多么离奇的故事！这就是日本女作家山村美纱笔下的《灵柩中的紫藤花》。

本书还收集了她的另外7篇短篇小说：《血红的美蓉》、《死神之花》、《樱寺疑案》、《葬礼菊》、《幽幽的石南花》、《一现的昙花》和《桔梗之谜》。

小说突出描写了日本警探利用心理学和推理手段智破恶性案件的故事。同时，也暴露了日本社会的阴暗面，给人以启迪。小说文笔细腻、耐读，有很大的吸引力。

RES-111

目 录

- 一、灵柩中的紫藤花..... (1)
- 二、血红的美蓉..... (25)
- 三、死神之花..... (49)
- 四、樱寺疑案..... (73)
- 五、葬礼菊..... (96)
- 六、幽幽的石南花 (121)
- 七、一现的昙花 (146)
- 八、桔梗之谜 (169)

灵柩中的紫藤花

(1)

野上藤子摊开时装店送来的和服，比量着。

套在毛衣外面，白地儿，手绣紫藤花的礼服似乎透着芳香，漂亮迷人。

“稍素了一点，必须配条好腰带……”

站在三面镜前边，拿着几条腰带比较着。

临近婚期的藤子心中充满幸福。

也许名字叫藤子的缘故，藤子自幼喜欢紫藤花。因此，如果不是那个带有藤萝棚架的幼儿园，就撒娇不去。最后，不得不舍近求远到远处的幼儿园。还是为了学日本舞蹈时，在舞台上，跳紫藤姑娘。所以如果见到带紫藤的手绢，钱包什么的，就一定要买下来。

女人，在少女时代，都梦想骑士骑着白马来接自己。藤子则不同，她憧憬着站在幼儿园里那样的绰约多姿的藤萝棚架下，有个男士走来，向她倾诉绵绵柔情。

可是，芳龄虽过30，这种罗曼蒂克并没有出现过。有那么几次恋爱或别人介绍，结局仍是有花无果。

只有过一次，进展还算顺利，她满怀热情地邀他去看紫藤花，但他却推托讨厌蜜蜂，不喜欢到花多的地方。犹如迎头泼了一瓢冷水，顿时兴致全无。

去年春天，32岁的藤子，一个人来到平等院。平等院是缅怀藤原代荣华的寺院，又以紫藤花的绚丽而闻名。

观赏着长垂的深色紫藤，陶醉其中的藤子，忽然听到有人同她搭话。

“好漂亮的紫藤呀！”

“噢，是的。”

藤子一惊，看着对方。是位三十五六岁年纪的男子，像个正派人。身着合体的西装，一副公司职员の派头。

“紫藤是我死去的姐姐所喜好的，因此我也十分喜欢，每年都来看看。”

“我也同样喜欢。”

藤子对喜欢紫藤的男人抱有好感。

那男子踌躇片刻，终于下决心说道：

“……现在站在紫藤花旁的你，实在太美了，为参加那个竞赛，刚才给你照了一张。”

“哎，这可……”

藤子嘴上不满地说，眼睛向那男子所指的广告望去。藤萝棚架的柱子上张贴着广告，上面写着署名照相机厂家和宇治观光协会共同举办“春季宇治风光摄影大赛”的简章。

“很抱歉，原准备先征求你的意见，可又一想，这样会打乱刚才自然恬静的景致，最后还是悄悄拍了下来。如果不妥，我把胶卷交给你。”

那位男子说着，当真要从相机里取出胶卷。

“噢，没这个必要。如果这样，在此之前拍的不就报废了吗？冲出来后，把我那张底片，退给我就行了。”

藤子情绪又恢复过来了。

如果在几年前，或许会不容分说，寻过胶卷就走。但是，到了32岁这个年纪，从男人嘴里听到漂亮之类的夸奖，是不会再生气的。

然后，双方交换了住址，开始了交往。

他叫片山二郎，是大阪一家建筑公司的职员，一人住在大阪市内的公寓。

他征得藤子允许而应征的照片，幸运地入选佳作。他打来电话，两人为参观摄影展览，商定再去一趟宇治。

藤子感到俩人在藤萝架下的相会，完全是命运的安排。

两个月后，两个人就变成了一对难舍难分的恋人。

每逢假日，藤子早早去他家里，打扫房间，洗衣服，准备饭食。

平日，双方方便的时候，经常一起吃饭，去酒吧。

九月，两人商定结婚。

为慎重起见，藤子曾要求片山把户口簿拿来查看。

片山说家在北海道，拿来需要一定时间，则给藤子看了居民证。上面只记载着两年前，从名古屋迁出和他的名字。年龄与生日和他讲的别无出入。

一经决定结婚，藤子每天如踏云雾，轻飘飘的。

她一过30就断了结婚的念头。因为此后几乎没再谈过恋爱，即使偶遇男士，也都是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之类的中年男子。

正因如此，与片山这样年龄相仿的美男子结婚简直就像做梦一样。

藤子年底辞去医院的工作，开始做结婚准备。她在电话里同医院的同事、朋友津津乐道地谈她的心上人，还给九州乡下的父母去了信。

得到大家的祝福，藤子充满幸福的喜悦。

决定4月29日举行仪式，并预约了地点。

但是，一个电话为这蔷薇色的梦蒙上了一层阴影。

(2)

年末的25日，片山在下午1点向藤子和家里打来电话。他每天通过电话和藤子保持联系。

“叽——”公用电话特别的声音过后，传来他的话音。

“年底，工作很忙，就住在公司里。二三天不能见面。不过，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9点，我会给你去电话，耐心等着，还有……”

“什么？”

“我爱你。”

“我……”藤子正要开口，电话断了。

电话虽然很短，但片山的一句“我爱你”已经使藤子感到了满足。无意看了一眼桌子上的表，正好10秒钟。仅仅10秒钟的电话，使藤子体验到女人的幸福。

晚上9点钟，电话如约打来。

“我现在用的是公司旁边的公用电话，手头没有10元的零钱，请快些讲，你一切都好吧？”

藤子扼要地讲了一天的生活。

“什么时候能见面？”

“28日有时间，晚安。”

这回的通话很短，但比白天长，是18秒钟。线路似乎距离很近，甚至传来附近铁路道口的报警声。正像他所说的那样，用的是公用电话。

第二天的中午也是10秒。

公用电话嘀嘀响后，到断开费用是10元。

“10块钱只能讲10秒钟，真讨厌。”

藤子言犹未尽地撂下话筒。随后，突然感到奇怪。

他的公司在大阪，她住在京都市内。

“10元钱应该再讲长一些。至少，平时感觉时间要长些。”

藤子取出电话簿上的电话索引，查起电话费。

大阪——京都 10元 21秒

“如果是21秒，可以多讲一倍的时间。那为什么通话只有10秒呢？”

沉思片刻，这次反过来查寻，从京都用10元钱与哪座城市通话究竟用多少时间。

当然，不包括小城市，都是些大都市。

京都——京都	18秒
京都——天津	80秒
京都——奈良	30秒
京都——神户	15秒
京都——东京	4秒
京都——冲绳	2.5秒
京都——北海道	2.5秒

距离不同，费用各有差异。邮政方面，如果距离远，可以通过铁路，然后，转运，再投寄……需要开支和许多手续。电话则是通过电波，远、近理应一样。但是，邮政不分远近费用相同，电话费则根据距离收费。真是不可思议，藤子胡思乱想着，接着往下查10元钱通话10秒的城市。

京都——名古屋 10秒

这样，只有名古屋和岐阜是10秒。

随后，查了一下夜间通话的费用。名古屋与岐阜都是18秒，准确无误。

“他虽然话说从大阪打来，实际上可能在名古屋或岐阜出差吧。”

藤子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

原打算见面后，一定问个清楚，可28日一见到片山，话题很多，而且，后来颠鸾倒凤，最终还是未提及此事。因为不想在兴头上打乱他的情绪。

翌日的29日，他将回北海道老家一周。

他把饲养的猫委托给藤子，希望他外出期间照看一下。然后解辟说：

“本打算带你一道回去，给母亲介绍一下，但是，母亲体弱多病，性情比较古怪，如果一道回去，肯定遭到反对。我至今仍未成婚，全都因为母亲。不是姑娘身体太弱，就是个头矮，或是不懂礼貌什么的，横挑鼻子竖挑眼。我想结婚后，造成既成事实，就好了。如果再不赞成，就是断绝来往也在所不惜。正因为这样，才下决心回去一趟。”

经他这么一说，藤子也失去了回北海道的勇气，默默地点点头。

“1月3日回来，4日就能见面了。每天，我都会给你打电话。”

他温存地说。

“好吧。不过，通话时候再长些。所以，给你准备了一些这个。”

藤子把装着许多10元硬币的口袋交给片山。

(3)

片山每天给藤子打一次电话。聊些“北海道很冷呀”，“给你买了这儿的特产熏鲑鱼”等等。也许有了10元硬币，通话比以往长了些，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从听到最后投进10元硬币的声音后，到通话时间结束，是一成不变的白天10秒，夜间18秒。

“真是回北海道了吗？”

藤子再次查找电话索引。

北海道——京都，每10元，通话时间为2.5秒。这样，讲10秒钟，需要40元。但是，电话响起滴滴提示声时，正好投进10元硬币。

“大概是这样，响起滴滴的最后提示声后，他赶紧塞进了4个10硬币，所以通话的时间才得以长些。”

但是，即使这样，那又为什么每天如此，白天10秒，夜里18秒呢。

片山打电话时附近铁路道口报警的声音，同上次说是从大阪打来电话时的完全相同。

“北海道他家的附近有铁路道口吗？”

藤子每次通话后，都陷入深深地不安之中。

“他会不会未回北海道而在大阪？”

这样一想，无论如何也坐不住了。藤子马上打点行装去大阪片山的公寓探望。然而，他确实不在，门上贴着一张纸条：

“因归省探亲，1月3日之前，免送报纸及牛奶。”

寻问恰好开门出来的隔壁主妇，片山的确不在家。

藤子这才放下心，返回京都了。

年后，片山准备搬进新居。房子由藤子从储蓄中拿出500万元作押金，其余的由片山分期付款。总算有了自己的家，藤子和他曾多次去比量家具的尺寸。他不在期间，藤子每天忙于购买装饰新家的东西。未回九州的娘家，除了忙的不可开交以外，还有如果去九州，就可能接不到片山的电话，放心不下的缘故。

藤子完全用自己的钱订购了地毯、食品柜、冰箱、待客用具、室内暖炉及空调机等家庭用品。因为片山说，长年独身生活，钱都用于在外面吃、喝，几乎没有储蓄。

藤子高兴地盘算在他回来之前，把家具搬进去，一进门就让他大吃一惊。

1月2日，九州的母亲打来电话。母亲说，结婚仪式前，如果天暖和，想来京都一趟，一是看看未来的女婿，二来商量一下结婚仪式的事宜。言语中的细微之外，流露出对藤子婚事的喜悦，藤子心中阵阵发热。

1月3日，片山返回，4日晚上，俩人见面了。片山送给藤子北海道的木刻熊、钥匙环、熏鲑鱼等许多土特产。

藤子和他一起去了新居。在崭新的床上，依偎在他的怀中。用粉红色窗帘、束带装饰下的房间，洋溢着新婚的情趣。离别一周，藤子较以往热烈地期求，他也积极回报。

“初次见面是在紫藤萝架下吧？见到站在里面穿紫色连衣裙的你，我怀疑是看到了紫藤花的精灵。”

片山附藤子的耳边低语。

或许由于这个原因，高潮时，藤子的脑海里，到处是鲜艳的紫藤花。

愉快的日子这样持续着。不知不觉过了3天。

原计划那个星期日两人一道商量写结婚请柬，可片山星期六突然有急事住在公司，藤子不免有些失望。

“结婚仪式后，需要请几天假，所以，现在必须抓紧点。”

他这么一说藤子也无可奈何。

不必性急，像现在这样，每天都能在一起。藤子自我安慰着，一人在京都的家中，写着请柬收件人姓名。

从早晨忙到中午，告一段落。稍作休息，他打来电话。如约而至，是下午1时。

一边拿起话筒，一边条件反射似地看着表。最近一段时期的电话都是21秒，时间上无异常现象。眼前就有一块表，顺便就能看到。

通话结束后，再看一下表的藤子暗暗一惊。“嘀嘀”声后，到切断电话又是10秒。

“这样，时隔好久，在他打电话的附近又响起了铁路横道口报警声。他到底在哪儿打电话？”

一度忘却的疑惑又涌入脑海。

藤子又一次取出电话索引，仔细查找大阪府这一栏。

“大阪所辖的地区或许有10秒的地方。”

可是，虽说查到了15秒的地方，但大阪所辖区域没有10秒的地方。

沉思良久，藤子这时下决心，决定打电话到片山就职的公司问问。当初，问他喜欢什么样的太太时，他曾说：“有一种总是向丈夫公司打电话的太太，我讨厌这类人。不罗罗嗦嗦地打电话，而是独自料理家务的女人好。”因此，以前也从未打过电话。藤子本身长年在医院工作，也很讨厌这样的医生太太。

查到电话号码，向公司打了电话。可是，回答说：“今天

没有人工作。”

“他在说谎！”

藤子大吃一惊。

为慎重起见，向他家里挂了电话，结果，没有人接。

忽然意识到他是否去名古屋的分公司出差？

“确实居民证上写着从名古屋迁出，而且，他也讲过，到大阪总公司之前，曾在名古屋分公司。”

如果真去名古屋分公司出差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他是否是嫌细说麻烦，而笼统地讲公司。在公司有事？

寻问电话局，马上知道了名古屋分公司的电话号码。

“……确实，有过这样一位职员，但在两年前，就调到大阪总公司去了。您可以问一下总公司。什么？出差？没有到我们这儿来……”

放下电话，藤子在桌前沉思。

“他现在在哪儿？”

这之后的8个小时对她来说，是一生中最漫长的8小时。不思茶饭，呆呆坐在暖炉旁的藤子，晚上9点接到电话。

他一本正经地说在大阪的公司里。藤子真想大声质问：

“你究竟在哪里？”最终还是忍住了，与往常一样，应付着。通话结束后，一看表，时间还是18秒。

(4)

翌日黄昏，片山若无其事地来找藤子。但又推说工作累了没有像往常那样提出要求。

“或许片山在名古屋分公司时，就有了恋人。可能关系还没断，不时地去幽会。”

反复琢磨的藤子最终得出这个结论。

藤子考虑去居民证所记载的前住所打听一下。

向周围的人问问，就能知道是否当时有女人经常来。

藤子借口出席同学会的活动，回绝了平日的定时电话联系，乘新干线，去名古屋。

按地址坐着出租车查找，新建的住宅区内的一座两层楼房正是所要找的地方。

就近下车，向门前走去的藤子不由地呆立在那里。门前挂着片山二郎的牌子，旁边写着菊子，再一旁写着登的名字。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菊子和登，这些名字是他的兄弟姐妹吗？”

藤子的脑子乱成一团。脑海里一闪的这个假设，又急忙排除了。

到附近的商店买两三样东西后，问起片山家的情况。

“噢，片山太太的丈夫好像去了大阪的公司，只有太太和阿登在家。”

这话犹如晴天霹雳。

他有妻子！

大阪的住所只有他一个人住，所以以为他是独身。实际上是单身驻外。只他一人迁出。因此，居民证上只记他一人的情况。

菊子这个名字与他养的小猫的名字恰好相同，更使藤子悔恨不已。原来他正是像抱他妻子那样搂着小猫。

从名古屋回来后，立即找来片山，责问他妻子的事。

片山诚恳地承认这一事实。

“几次想向你说明，最后还是没说出口。我与妻子不和，最近正准备分手。去年年底和这次回名古屋都是为谈离婚的事。可一提离婚，因为有孩子，总是定不下来。这些都是真

的。如果夫妻恩恩爱爱，调到大阪来，就应一道搬过来，可我每周都要跑回去。我本想把这些事情办妥后，再跟你说。不会有什么问题，请相信我。”

经他这么一说，女人毕竟是软弱的。已经向原先的同事、朋友打过招呼，并得到父母的祝福，而且，结婚仪式的日子已选定，不便取消，最主要的是，藤子依然深深地爱恋着他。

“结婚仪式前，真的离婚吗？”

叮问一句，藤子原谅了片山。

事情败露后，片山每个星期日公开回名古屋去。名义上回去商量离婚事宜，可时隔1个月，仍然没有落实下来。

静静等一天回名古屋的片山的日子是非常难熬的。

她将这一苦衷写进日记，借以慰藉。

4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由于实在想念星期六就回名古屋的片山，去了名古屋的藤子，见到了意想不到的场面。

不知藤子就在家门口，片山中午过后，从家里出来，并不是一个人，手里拉着5岁大小的小男孩，还有一位30左右年纪的女人。那个男孩口口声声叫着妈妈，所以，可能是他的太太。3人有说有笑地去超级市场，买了许多东西。这不像正在准备离婚的夫妻，而是和和睦睦的一家子。

他似乎很喜爱地不时弯下腰看看孩子，爱怜地帮助太太提购物袋。

更使藤子受刺激的是他太太肚子已经很大了，大概有6个月了。

“与他的交往正好有一年。如果怀孕6个月了，那就是10月或11月妊娠的。那时，两人已经明显要结婚。可他却与太太另有交往。对我说结婚以后再要孩子，神经质地采取措施的他却对太太的妊娠喜形于色。”